我的海军生涯回忆录

■林里楠

1976年,我怀揣着报国之志报名参军,光荣地成为一名人民海军战士。那年我正值青春年少,带着对大海的向往和对军人的敬仰,踏上了从军之路。舟山定海,那片海域承载了我的青春、我的梦想、我的战友、我的兄弟。

初入军营时,我们天真、活泼、稚气未脱,在雄伟的军舰上认识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战友。那些年,我们同吃一锅饭,同睡一兵舱,一起唱着《咱当兵的人》《军港之夜》《我爱这蓝色的海洋》。晕船呕吐不曾跪,掉皮掉肉不掉队——这就是我们那一代海军战士的写照。

凭借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,我在部队里多次立功受奖。我曾作为海军战士参加了上海人民广场的三军阅兵仪式,当我站在海军方块第一排第三位,高喊着口号和战友们并肩踢正步走过主席台接受检阅时,内心的激动至今难以忘怀。

那些年,上海吴淞口码头、扬子江码头、光华等码头,是我们军舰停靠的港湾。每一次执行任务、每一次远航,都是对水兵担当的考验。

离开部队后,我始终牢记自己曾是一名军人。工作之余我坚持运动,尤其是长跑——这一爱好坚持了30多年,不管严冬还是酷暑,从未间断。

2008年,通过严格选拔,我有幸成为一名北京奥运会火炬手。在短短的200米跑道上,我手持火炬,代表泉州人宣传奥运精神,感染了身边许多人。

退役之后,我并没有停下为社会服务的脚步。这些年来,我带领着一群同样热心公益、热爱写作的老同志,用手中的笔记录时代、用镜头捕捉生活、用行动服务社会。我常说:“我们不仅要用笔记录时代,用歌声赞美生活,更要用行动服务社会。”这既是对同伴们的期望,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份承诺——虽然脱下了军装,但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从未改变。

回顾这几十年的人生历程,我内心充满欣慰——因为我努力过,收获过,今生无憾。作为一名老兵、一名军人,我不辱使命,在日常生活中努力把许多不可能变成了可能。

当过兵是我一生的光荣。谨以此文献给所有当兵的战友——我们的生命里,因当过兵而一生自豪,一生光荣!

船厂学艺


(视觉中国)

■郭永尚

1994年秋,海风残留着挥之不去的痕迹。一纸调令下来了,阿明结束了两年的海上生活,被公司派去船厂学艺。阿明背上帆布背包,登上前往远方的绿皮火车。车轮发出“哐当哐当”的声响,列车不断向前行进,窗外的海岸景致缓缓后退。一路辗转,苏南的阡陌田野,连着一片片厂区,广袤的厂区一直延伸到江边,他终于抵达造船厂。

刚进厂区不久,热浪携着金属的味道扑面而来,机器的轰鸣不绝于耳。中午的太阳很毒,工人们照常穿着笨重的防护服,身上散发出的汗臭味四处弥漫。阿明船厂学艺的第一课,是先从电焊学起的。

起初,他强忍着刺痛,俯下身聚精会神地观察,蹲在水泥地面上被晒得发烫,后背衣衫也被汗水浸透,紧紧贴在皮肤上。电焊强光刺得双眼发酸,他眯起了眼,可他依旧凝神注视着老师傅手中的焊枪。橘红色的熔浆慢慢地流了出来,将两块钢板牢牢焊合。他屏息凝神,手指悬于半空,跟着焊枪反复演练同一动作,在心中一遍遍体会焊接独有的节奏。

电焊师傅看到他学得十分认真,手上的焊枪没有停过,转过头对他说道:“焊接一定要盯着熔池,走枪的速度要匀称,手腕的力量要稳,焊缝要平滑结实,这是船的骨架,容不得丝毫大意。”

阿明急忙掏出一本封面边缘破损、颜色泛黄的笔记本记下:“熔池均匀,焊缝饱满。”

学习电焊几个月,阿明来到舾装工区,待在快完工的船舶甲板上,一页页翻阅笔记本,不断查验每个舾装构件。登上十几米高处开展作业,江风从舷边拂过,他心里难免有些紧张。带班师傅站在悬于半空的脚手架上晃了一下,神情很严肃地说:“主要构件要检查它的横向水平与竖向垂直,锚泊系统也半点马虎不得。”冰冷的金属在阿明手上划下一道鲜红的血痕。一阵刺痛传来,他眉头微蹙,咬牙忍住。他丝毫不在意,用力握住一支粗黑的笔在笔记本扉页上写下八个大字:“对照规范,核对编号。”

这时,船厂李工程师把船舶总布置图、线型图等一整套设计图纸铺展开来,上面布满了纵横交错的线条,各类专业符号和缩写的英文字母密密麻麻,看得人头晕眼花。看懂图纸,是阿明必须迈过的一道坎。他鼓起勇气凑上去请教:“李工,图纸上BL标记的,是不是船舶基线?”李工指着图纸上的线条,神情庄重地回答:“那就是船底基线,也是整艘船结构尺寸的基准。设计图纸是造船的依据,所有施工都必须遵照图纸执行。”

听完李工的话,阿明欣然接受,不放过任何一个学习机会,缠着李工教他看图纸。此刻,他脑海里接连冒出许多问题,忍不住急切地追问:“李工,现在那些大船是怎么建造的?”

李工继续介绍说:“大船是将庞大船体拆成若干个分段,独立并行施工、装配生产后,再吊到船台精准拼装合拢,采用了先进的分段造船法。这样可以有效缩短船舶建造周期,减少船坞占用时间,但船厂运维和设备投入等各项成本较大,我国以后也会采用这种方法。”

船体涂装的时候,他也跟在旁边认真观看。说到油漆的重要性,油漆师傅激动地掀开沉重的油漆桶,刺鼻的气味迎风飘荡,他指着船底锌块跟阿明说:“这锌块就是牺牲阳极,发生电化学反应优先被腐蚀,船体钢板作为阴极得到保护,免遭海水侵蚀,这就是电化学防腐原理。”师傅郑重地告诫他:“船体油漆可不只是美化外观,防腐漆还能减少海洋生物附着,降低船舶航行阻力,膜厚也有标准规定。如果膜厚不够,海水盐分就会腐蚀损坏钢板。”

船舶工业关联数十个行业,时间转瞬即逝,历经船厂十个月历练的阿明,正在一点点触摸这个庞大体系的每一环。他亲眼见证完整的造船全过程,从铺设龙骨开始,历经焊接、舾装作业、防腐涂装等多道工序,一块块钢板被组装成完整船体,一艘艘新船、舰艇驶向大海,劈开一片片雪白的浪花。

多年之后,阿明辗转各地船舶基地,那本浸透油污、盐分与汗水,已被翻得陈旧的笔记本,还有他养成的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,都完好保存了下来。

海魂衫的秋天

■陈神助

深秋,海风从港口漫过来,尚挟着夏日余温。秋风本该清冽,可拂在脸上,倒不觉得凉。我们相约重阳,聚于温陵。

我们曾先后在同一块甲板上望过月,也曾在风浪里守过同一片海域,如今散居八闽。老留班长精心筹划,首站往樟脚,拜谒先烈。携眷同往,众人皆着海魂衫。嫂子们相见分外热闹。留嫂拉着这人的手,拍拍那人的肩:“哎呀!嫂子们,可想死你们了,这次可得好好叙叙。”老郭催:“上车喽。”老王拉开车门,手搭在门框上,让王嫂先上,自己随后才入座。

石头厝层叠,首尾相连。顺着曲折石巷往里走,便到了陈平山故居。门前石阶被岁月磨得光滑。阳光从天井斜射下来,落在泛黄的旧相片上。老留理了理身上的海魂衫,凝视着相片,抬手敬礼。战友们随之肃立,嫂子们垂首静默。老留转身,大家缓步相随而出。

次日往洛阳桥,古桥静卧洛阳江口,船形桥墩分水迎流。老郭拉着郭嫂在桥头驻足,抬手指向桥墩:“小时候去外婆家要走这洛阳桥,当了水兵才晓得,它和舰艏一样——都是破水的。”老陈喜欢讲他家乡的典故,望向江面,接过话头:“古时洛阳江是海丝航道,闽南流传一句俗语‘洛阳呱獭窟’。”众人一愣,老陈笑笑:“‘呱’就是停靠,旧时帆船进港全靠风与潮。”老留点点头:“哦,原来是这样。”

晌午,老陈夫妇带众人漫步獭窟岛东岸路,渔港里马达轰鸣此起彼伏。老郭深吸一口带着鱼腥味的海风,轻声道:“一下子又想起在舟山护渔巡航的日子。”他伸出食指,沿着渔港外缓缓画了半圈:“航道也是这样拐过去的。”老陈望着渔港里紧挨着的渔船,低声哼起:“军港的夜啊静悄悄……”刚唱两句,声音便轻轻收住。老留沉默片刻,理了理衣摆,目光缓缓扫过渔港里林立的舟船:“早年出海,望见外舰,心里满是羡慕。那时咱们舰吨位小、航速慢,凭的只有一股意志与胆气。”他静静望着海面,不再多言。有人不觉往前站了站,老留抬手,手掌轻轻搭在堤栏之上。

渔港的海风扑面而来,钻进衣领,鱼腥味直往鼻子里钻。老郭扯了扯海魂衫的衣领:“大家还记得吗?那年在浪岗山,大浪拍在舷窗上,舰左右摇晃,渗进来的就是这个味。”老王忆起当年的顺口溜:“乘舰船看海涌,乘火车看风景,乘飞机看天顶。”众人都笑开了。

走到村口,月亮湾沙滩铺展在眼前。日头偏西,影子拉长了。老留理了理海魂衫:“走吧。”老王应声:“保重!”老陈拱手笑道:“招待不周,下次再来。”众人应声:“好的。”老留率先举步,鞋底在细沙上轻轻蹭过。潮水正在退去,慢慢退出一片湿亮的沙滩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